

李劍農著

中國近百年政治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李劍農



中國近百年政治史
下冊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初版

◆(95885.1)

藝

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二冊

每部定價國幣拾捌元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著者 李劍農

發行人 朱經農
上海河南中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各地

* 版 權 所 有 *
* 翻 印 必 究 *

第十章 國民黨與北洋軍閥鬥爭的初期

滿清皇位的顛覆，由於革命派，立憲派，和北洋軍閥官僚派，三種勢力共同的動作所致，依前章所述的事實，已經是很明瞭的。此後進於中華民國的初期，約七八年內，也便是這三大派勢力的活動時期。這三大派勢力，在根本的精神上和活動的方式上，有大相差異之點，就是革命派的行動常是激進的，主動的，不計當前利害的；軍閥官僚派的行動，常是固守的，被動的，對於當前的利害計較最切的；至於立憲派，其計較當前利害與軍閥官僚派略同，但不如他們的固守，也不如革命派的激進，有時候處於被動，也有時候參加主動；高一涵嘗評論這一派說：『這黨宗旨在和平改革，無論什麼時代，祇要容許他們活動，他們都可俯首遷就；到了他們不能活動的時期，也可偶然加入革命黨；但是時局一定，他們仍然依附勢力，託庇勢力之下以從事活動。』這是很確切的評論。因為立憲派的精神性質上是這樣，所以自推倒滿清帝制以來，中國政治上的鬥爭，常常是革命派和軍閥官僚派對抗的鬥爭，而立憲派則處於因利乘便的地位。民國初期的政治情勢，大略如此。此種情勢，在辛亥革命時，已經表現，例如武昌一發難，各省諮議局立憲派的領袖如湯化龍輩，都加入革命活動；漢陽的激戰，表面上是革命軍和清軍鬥爭，實際上便是革命軍和北洋軍閥鬥爭的開始；在兩方議和的當中，表面上是民軍與清廷的爭執，實際上也便是革命派與北洋

軍閥派暗鬥的開始；並且在此暗鬥開始的期中，立憲派已經不滿意於革命派，採取左袒北洋軍閥的方針了。從臨時政府北遷，到國會第一次破毀（一九一二年春——一九一四年春初）可稱爲革命派（即國民黨）與北洋軍閥鬥爭的初期；因爲立憲派和一般苟安的國民都左袒北洋軍閥，革命派一時失敗。其經過的事實，分節敘述如下。

一 政黨的產生與演化

同盟會在滿清帝制推倒以前，祇是一種祕密的革命團體，還不能作爲公開的政黨。在滿清末年，形式上成爲公開的政黨的，祇有由「國會請願同志會」演進而成的憲友會。當宣統二年（一九一〇年）資政院成立後，該院中由各省諮議局所選出的議員（大都是「國會請願同志會」的人物）和勅選議員，臭味不同，兩相對抗，於是前者便組織一個憲友會；勅選派的議員，爲對抗憲友會起見，也組織一個憲政實進會；還有一小派的人又組織一個辛亥俱樂部，這三個政團，雖然都是站在君主立憲的範圍以內。但是後面兩個（憲政實進會辛亥俱樂部）是純粹的官僚團體，到滿清帝制推翻時，便全然消滅；祇有那個憲友會，可算是後來進步黨的老祖宗。憲友會除了在資政院內儼然成爲一個政黨外，並且有許多院外的人物參加，在各省設有支部；如直隸的孫洪伊，湖北的湯化龍，胡瑞霖，江蘇的沈恩孚，黃恩培，山西的梁善濟，奉天的袁金鎧，江西的謝遠涵，黃爲基，湖南的譚延闓，福建的劉崇

佑、林長民、四川的蒲殿俊、羅綸等都是該會各支部的領袖。自武昌革命軍起，到民國臨時政府成立，幾個月間，革命派的同盟會和立憲派的憲友會，都起了絕大的變化。表面上第一個變化為同盟會由秘密變為公開，而憲友會的旗幟消滅。但是最大的變化，還是兩派的「化分」與「化合」。這種化分與化合的作用，化來化去，一時政黨林立，好似「雨後之筍」，直到第一次正式國會成立的前後，又化成革命派與立憲派對立的兩個大黨：前者為國民黨，後者為進步黨。這種化分化合的經過情形，極其複雜，幾令人不能辨識；但是關係頗為重要，請略為敘述於後：

同盟會原來所標榜的主義有民族民權民生三大綱，而輔之以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的革命方略；到組織臨時政府的時候，三時期的革命方略，已經完全拋棄；就是對於三民主義，也漸漸地黯然失色了。因為在組織同盟會時，許多黨員，便祇認定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——就是漢族對於滿族謀光復。滿清帝制一倒，許多革命黨員，以為目的已經達到。以前結合的原因消失，於是分化的作用便起來了。同盟會要人的章炳麟，在辛亥革命以前，已和孫中山有很深的隔閡；到辛亥光復事畢，便與同盟會分離，改組中華民國聯合會；這是由章炳麟領導的化分作用的開始。湖北方面的孫武、藍天蔚、劉成禺等，原來也都是同盟會派的人物，現在也和張伯烈、饒漢祥等擁戴黎元洪為首領，以湖北人為中心，組織一個政團，叫作民社；這又是分化作用的一個表現。

立憲派的憲友會在資政院時代，以君憲為目標；現在因為目標消滅，也不能不起化分作用；湯化龍、林長民等率領一部分人化分而成一個共和建設討論會；孫洪伊等率領一部分人化分而成一個共和統一黨；又有籍忠寅、

周大烈等一部分人化分而成一個國民協進會。

上面所舉，是革命立憲兩派最明顯的各自化分。有了化分作用，便立即又起化合作用。在南京臨時政府時代，當然還是同盟會的幹部人員握重權，而該會中的少年黨員，妄自驕功，舉動暴烈，幹部領袖，不能節制，同盟會便爲人所詬病；於是凡非同盟會的團體與由同盟會化分出來的團體，漸有互相結合以抗同盟會的趨勢。章炳麟所改組的中華民國聯合會，與往昔預備立憲公會的領袖張謇等，以江浙人士爲中心，聯合而組成一個統一黨，這是第一步的化分。接着統一黨又與籍忠寅等的國民協進會，湖北團體的民社，聯合而組成一個共和黨；便是第二步的化分。此時湯化龍等的共和建設討論會，孫洪伊等的共和統一黨，尙未十分活動；在北京臨時參議院中，積極與同盟會爲對抗行動的，還祇有化分的共和黨。同盟會以民權黨自命，共和黨則以國權黨自居；同盟會對袁世凱謀防制，共和黨則擁護之；前者詆後者爲御用黨，後者則詆前者爲暴民黨。但兩黨議員，在參議院中皆不及半數，而共和黨有袁世凱的軍閥官僚勢力，與相援接，故參議院的行動，常爲共和黨所操縱；於是又有最重要的第三黨及其他各種小黨，再起後來的大化合作用。

所謂最重要的第三黨，便是統一共和黨。該黨的重要人員有谷鍾秀、張耀曾、歐陽振聲、殷汝驪、彭允彝、吳景濂等；他們所擁戴的總幹事爲蔡鍔、王芝祥。這一黨的人士，有從前加入過同盟會的，也有不曾加入過的，有從前與立憲派發生過關係的，也有不曾發生關係的。這一黨在精神性質上，可以說是介於所謂「民權黨」與「國權黨」

之間，牠在北京臨時參議院中也有二十五個議席（同盟會與共和黨各四十餘席）所以有舉足輕重之勢，並且在各省的支部也有六七所，所以是重要的第三黨。

所謂其他各小黨：（一）陳錦濤、徐謙、許世英、牟琳、陳籙等以伍廷芳爲會長的國民共進會；（二）溫宗堯、王人文等以岑春煊、伍廷芳爲名譽總理的國民公黨；（三）董之雲等的共和實進會；（四）張國維等的民國公會；（五）潘鴻鼎等的國民黨（此非由同盟會改組之國民黨）；（六）共和俱進會，共和促進會，及國民新政社等；這都是與後來的大化合有關係的。以外還有所謂自由黨社會黨種種名目，都不過曇花一現便不見了。

大化合作用，發動於同盟會幹部的宋教仁。宋在當時的同盟會中，除了最高領袖孫黃以外，算是最露頭角，政治手腕極靈敏，政治常識也比較充足，能爲他黨所推重，政治熱也達於最高度。民黨名士章士釗感於無意味的小黨林立，在民立報上發表「毀黨造黨」之說，主張國內所有各黨，一律毀棄，大家相互研究，棄小異，取大同，求出一個大同大異之點來，造成對立的兩大黨，以爲實現責任內閣制度的良好基礎。宋教仁的政治理想，恰與章說相合，他黨的重要人士，也有極贊成章說的。於是宋教仁首先展布他的敏捷手腕，與那個重要的第三黨——統一共和黨的人士相提攜；原來統一共和黨的重要人士，多與宋爲知交，感情極融洽；在民元八月，同盟會便與統一共和黨及國民共進會，國民公黨，共和實進會幾個小黨合併而改組國民黨；這便是國民黨的大化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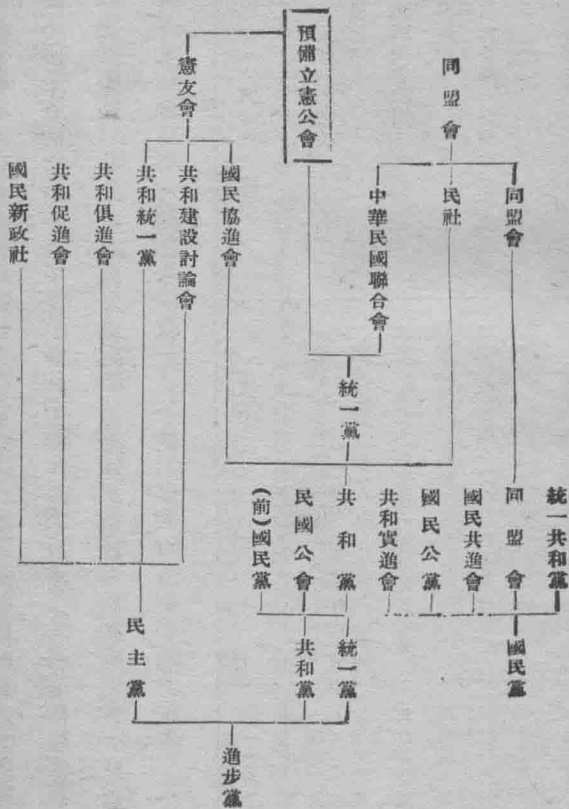
共和黨本是由統一黨，民社，國民協進會三黨化合而成，與同盟會相對抗的；同盟會既化大爲國民黨，共和黨

的情勢卻與相反，一方面雖然吸收了民國公會和前國民黨兩個小黨進來，章炳麟派的統一黨卻依舊分了出去。不過統一黨仍舊與共和黨，一致對抗由同盟會化成的國民黨罷了。

前此由憲友會化分的共和建設討論會和共和統一黨，本與梁啓超派是氣類相感的；到民元十月，梁啓超回國；想在國內政治上有所活動；此時正式國會的選舉已近進行，湯化龍、孫洪伊等當然想在正式國會中取得重要的政治地位；於是便將共和建設討論會共和統一黨併合而爲民主黨，加入梁啓超爲該黨領袖，又吸收共和俱進會、共和促進會、國民新政社幾個小黨，以擴大民主黨的組成分；這便是民主黨的化合。

因此當第一次正式國會議員選舉時，競選的黨派，有最大的國民黨，及與國民黨相對抗的共和黨，統一黨，民主黨；共計四黨。以三個分立的小黨，對抗一個大黨；況且此時各省的政治機關，大半還是操在革命派的人手裏；所以選舉的結果，國民黨大獲勝利，其餘三黨皆歸失敗。於是三黨爲在國會裏面對抗國民黨起見，乃合併而爲進步黨；這便是進步黨的大化合。

(民國初期政黨變化圖)



民國初期的政黨，有幾種特色，為歐美各國政黨所罕見的：

一、黨員的跨黨：往往一個黨員，既掛名於甲黨，同時又掛名於乙黨，甚至並掛名於丙黨的。這種跨黨行為，有非

出於本人的意思的，也有出於本人的意思的；前者大概為被擁戴的假領袖，在擁戴的團體，想借他作面子上的裝飾品，被擁戴的礙於情面，也便以掛名於黨作敷衍的應酬品；後者則直以入黨為競權俸利的工具，好比狡兔的三窟；此種黨員，最為可恥，但在民國初期，卻視為平常。（到洪憲帝制推倒以後尤為特甚。）

二、黨義不過是空洞的招牌：在辛亥革命以前，革命黨與立憲黨本各有鮮明特異的旗幟；及滿清帝制一倒，兩方的旗幟，都變得不可甚鮮明；漸至小黨分立，黨義的異同更難識別；例如同盟會（在公開以後）統一黨，統一共和黨，在未化合為大黨以前，各方所標舉的政綱實難找出多大的差別來，請看左表：

<p>中國同盟會（公開時代）政綱</p> <ul style="list-style-type: none"> 一、完成行政統一促進地方自治 二、實行種族同化 三、採用國家社會政策 四、普及義務教育 五、主張男女平權（只有此一條為他黨所無） 六、厲行徵兵制度 七、整理財政釐定稅制 	<p>統一黨政綱</p> <ul style="list-style-type: none"> 一、團結全國領土釐正行政區域（下段與同盟會略異） 二、完成責任內閣制度（雖為同盟會所未舉然同盟會決不反對） 三、融和民族齊一文化（與同盟會第二項同） 四、注重民生採用社會政策（與同盟會第二項同） 	<p>統一共和黨政綱</p> <ul style="list-style-type: none"> 一、釐定行政區域以期中央統一 二、釐定稅制以期負擔公平 三、注重民生採用社會政策 四、發達國民工商業採用保護貿易政策 五、劃一幣制採用金本位 六、整頓金融機關採用國家銀行制度 七、速設鐵道幹線及其他交通機關 八、實行軍國民教育促進專門學術
---	---	---

八、力謀國際平等
九、注意移民開墾事業

五、整理財政平均人民負擔（與同盟會第七項同）

六、整理金融機關發達國民經濟（同盟會所未舉然不反對）

七、整理海陸軍備倡徵兵制度（與同盟會第六項略同）

八、普及義務教育振興專門學術（下段爲同盟會所未舉然決不反對）

九、速設鐵道幹線謀便全國交通（爲同盟會所未舉然決不反對）

十、厲行移民開墾事業（與同盟會第九項同）

十一、維持國際平和保全國家實利（與同盟會第八項略同）

九、刷新海陸軍備採用徵兵制度
十、保護海外移民厲行開墾事業
十一、普及文化融和國內民族
十二、注重邦交保持國家對等權利

我們試看前表，除了同盟會的「主張男女平權」一條，爲當時的他黨所難容許外，其他各項雖有詳略的不同，絕少彼此不能容許的處所；卽如同盟會所標準的「促進地方自治」倘若在不妨礙中央應有的權力範圍內，

亦可爲他黨所容許。至於統一黨，和統一共和黨所標舉的條款，尤爲相同；但在事實上，統一共和黨老早便與同盟會提攜，而統一黨則一合于共和黨，再合于進步黨，而與同盟會爲政敵。可見黨義自爲黨義，政爭自爲政爭，最初分黨的真正原因，與所揭舉的黨義，沒有十分的關係。後來統一黨并入共和黨，再并入進步黨，同盟會擴大爲國民黨，各方所揭舉的黨綱，都有變化。其最大的變化，就是彼此都採至簡單的項目，至有含蓄的語句，解釋起來，很有彈性；可以立異，也未嘗絕對不可求同，請看左表：

國民黨政綱	共和黨政綱	進步黨政綱
<ul style="list-style-type: none"> 一、促成政治統一 二、發展地方自治 三、實行種族同化 四、注重民生政策 五、維持國際和平 	<ul style="list-style-type: none"> 一、保持全國統一採用國家主義 二、以國家權力扶植國民進步 三、應世界之大勢以平和實利立國 	<ul style="list-style-type: none"> 一、採取國家主義建設強善政府 二、尊重人民公意擁護法賦自由 三、順應世界大勢增進平和實利

觀前表，國民黨棄了同盟會的「男女平權」把同盟會的「力謀國際平等」變作「維持國際和平」，這是因爲俯就被併合的他黨以擴黨勢，所以把黨綱改就溫和了。但與共和黨及進步黨的立異處，也祇有「發展地方自治」的一項；對方認此足以減殺中央統一的權力，所以要與牠立異；但牠也主張「促成政治統一」，又未見得

與對方的「國家主義」「強善政府」絕對不相容了。總之當時分黨的眞意義，不能全從表顯於外的黨綱上去尋求；黨員的精神上雖含有集權分權的差別，但在國民黨方面的最高黨首孫中山，卻不是主張分權的，並且在特定時期以內也主張集權的，（原來的革命方略，在軍政訓政兩時期中，當然要採用集權的辦法。）不過絕對不主張把國家一切大權集于不可信託的梟雄一人身上；在對方的共和黨及進步黨方面，也未嘗不贊成地方自治，但認此時居于中央的當局非有絕大的權力，不能維持統一。打開窗子說亮話，兩方都祇注意在袁世凱一人身上；一方防制袁世凱，一方擁護袁世凱；這便是兩黨對抗的眞意義，黨綱不過是一種空洞的招牌罷了。

三、一切黨都沒有民衆作基礎：中國的民衆，幾千年來，站在積極的政治活動範圍以外；除了到最困苦的時候對於某一方面表示消極的反對意味外，絕沒有積極主動的意思表示；又因經濟落後的原故，不曾產生出明顯的階級差別利益來，因此亦不能形成明顯的階級差別利益的團體。所以自有政團以來，都是沒有民衆作基礎的政團，政團不過是讀書紳士階級的專用品。在辛亥革命以前，革命黨和立憲黨雖然都沒有民衆作他們的後盾，但因爲滿清的惡政與滿漢民族的反感，在民衆心理上發生了一種消極反對滿廷的意味；所以革命黨倚仗這種民衆的消極反對滿意味成功。滿清顛覆後，所有的政黨，都與民衆不生關係，都成了水上無根的浮萍，在勢都沒有成功的希望；但因同盟會下層的無知黨員，驕縱失態，未免惹起一部分人的惡感，牽引民衆消極反對的動機；又因民衆厭亂偷安，頗希望有名的袁宮保給與他們一種「無爲而治」的快樂；以此國民黨首先處於危險的地位，國民黨亡，

而進步黨亦不能幸存。

上面三點，都是民國初年的政黨，與歐美的政黨特異的處所；但比起洪憲帝制亂後，南北混爭時代的政黨來，卻又有天淵之別了。因為民國初年的政黨雖然有黨員跨黨，黨義不着實，沒有民衆作基礎的弱點；但尚有集權分權的精神差別可言，尚有標舉出來的黨綱可見；南北混爭時代的政黨，全然變為個人的私黨，除了什麼「韜園」，「靜廬」，「潛社」什麼胡同十二號，什麼大街二百號，什麼系的名號以外，便祇有金錢和官位；黨綱兩字全然聽不到有人說及了。所以我們雖不滿意於民國初年的政黨，比起後來的狐羣狗黨來，不能不承認前者還有政黨的意義，還有受責備的價值。至於國民黨和進步黨後來失敗的經過情形及其原因，待至以後各節，隨時再述。

二 內閣的更迭與政黨的關係

臨時政府的北遷，已算是袁世凱在暗鬥開始的時候，得了勝利。此時革命黨所期望在將來戰鬥制勝的工具，就祇有臨時約法上的責任內閣制；但是袁世凱那能夠受這種工具的制服呢！從唐紹儀內閣到趙秉鈞內閣，這種約法上的工具，全成廢物。所以成爲廢物的原故，就是因為法律制度的背後，沒有民衆擁護的力量；民衆并不知道這種法律制度，是他們的生命所託，應該出力維護的。當時的黨人，祇知道要造成責任內閣制，須造成擁護內閣的政黨，不知道擁護內閣的政黨，還要有民衆站在牠的後面去擁護牠。從唐內閣到趙內閣，同盟會派的人，祇恨內閣

不能全操入己黨手中，以爲還是黨勢太弱，極力擴張黨勢；非同盟會派的黨人，也深恐內閣完全落入同盟會派的手中，一方極力反對政黨內閣之說，一方面也極力造黨與之相抗，袁世凱卻祇是暗笑；他早把當時的人民心理，看得極透；把所謂政黨，任意玩弄；把所謂內閣制直踴在北洋軍警的鐵蹄下面。我們試看唐內閣的傾倒，和所謂陸內閣趙內閣的改組經過，便知沒有民衆作後盾的政黨，與內閣制度，皆爲無用的工具。

一、唐內閣的傾倒 當提出唐紹儀爲第一任內閣總理時，革命黨與袁世凱兩方面，都認唐爲最適當的理想人物。唐在南下議和時，早已同情於革命黨；到清帝退位後，並已加入同盟會；所以在革命黨方面極願意擁戴他作總理。在袁世凱方面認定他是自己的私黨，必能和趙秉鈞一樣的可以指揮如意，因爲二人的關係最深，斷不至有互相齟齬的情事。（袁唐之相識，始於朝鮮，當袁在朝鮮總理營務時，維新黨人朴泳孝等，設宴於郵局，誘殺閔泳翊，袁世凱率隊往郵局彈壓，至稅務司穆德麟宅，欲入，見一人持槍當門，意氣凜然，不許入，袁麾兵稍退，詢其名，乃知爲局員唐紹儀，時由北洋派駐朝鮮幫辦稅務，袁告以故乃許入，自此袁甚器重唐。是爲袁唐相知之始。袁在小站練兵時，徐世昌爲總理營務處，唐紹儀副之。及袁爲山東巡撫時，唐以道員隨往山東，辦理外交，又派唐總司商務局事。袁調任直督時，特保在東撫任內出力人員，稱唐「才識卓越，諳練外交，請記名簡放。」旋又奏調隨行，到任後，即奏請以唐署津海關道。袁在直督任內，趙秉鈞爲袁辦巡警，唐則袁之外交重要人物；至光緒三十年，唐以津海關道奉旨以四品京堂候補，往西藏查辦事件，袁又奏留，未准，自此唐在外交界漸露頭角。及袁以外務部尚書兼任軍機大臣，

袁唐關係尤密。故袁認唐爲己所卵翼而成之人才，與趙秉鈞無異，必能聽其指揮。但是唐的頭腦，比較清新，不若其他的北洋官僚，祇知有私黨，不知有公責；雖然與袁關係很深，要他做袁個人的走狗，袁就認錯了他了。他雖然也不是同盟會的元老黨員，但他既居在內閣總理負責任的地位，要他放棄責任以內的權力，也是決不肯的。因此在唐的個人人格上，已含有與袁不能相容的成分。加以閣員的分配，新舊雜糅，（內務陸海三部爲袁黨，財部爲共和黨，農林司法教育工商四部爲同盟會，）意見又不一致；內務總長趙秉鈞，從未到過國務會議的席上，（問其不出席之理由，則曰「會議時關係本部之事物至少，而現在維持秩序之事，諸關重要，故以不赴爲便」，見遠生遺著）唐內閣成立後，第一個難問題是財政；財政的所以難，就是除了向外國借款，便無財政可言。而財政總長熊希齡，對於借款意見，便與唐不相合；當時帝國主義的銀行團，（初爲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，在滿清末年組織的，後又加入日俄兩國爲六國銀團）想壟斷中國借款，藉此致中國財政的致命；唐欲衝破銀行團的羅網，向比國銀行交涉小借款，觸犯了英美等四國帝國主義的大怒，熊原不主張比國小借款，見四國銀行團發怒，越加恐慌，因此問題，唐熊之間，時起齟齬；熊欲以辭職拆唐內閣的台，以至在國務會議席上，牽惹熊蔡（元培）的角，又引起了章炳齡的移書向內閣謾罵，唐內閣已有不安之勢。加以總統府與總理的暗鬥，到直督問題發生，唐就不能不走了。

唐任總理以後對於袁的行動，處處不肯放鬆，袁第一次向參議院發布的宣言書稿，即經唐紹儀改纂後發表；（見遠生遺著）有時總統府發下的公事，唐以爲不可行的，即行駁回，甚至在總統府與袁面爭不屈；總統府的侍